

《大正藏》與 CBETA 的錯誤
及其起因考：
以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為例

釋覺心

中華佛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 34 期 頁 95-142 (民國 113 年)，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34, pp. 95-142 (2024)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53106/199680002024060034003

ISSN: 1996-8000

摘要

《大正藏》與 CBETA 是當代漢文大藏經的研究者們所常用的版本。然而，它們含有不少的錯誤。儘管大部分錯誤無法影響一部經論的中心思想，但有些錯誤卻可能造成學者們對某句經文的誤讀或誤翻。過去雖然已有學者探討《大正藏》與 CBETA 的錯誤，但並未系統性地追溯其起因。本文嘗試以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T418）為例，將《大正藏》、CBETA 所見的版本與相關底本——《高麗藏》、《縮刷藏》、《頻伽藏》進行校勘，考察出其中所蘊藏的錯誤，並釐清其成因。研究結果顯示這些版本的錯誤，可分為五個層次：從《再雕藏》開始的錯誤、從《縮刷藏》開始的錯誤、從《頻伽藏》開始的錯誤、從《大正藏》開始的錯誤、從 CBETA 開始的錯誤。由此可見，有些錯誤是《大正藏》或 CBETA 本身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錯誤是從相關底本複製過來，可謂「一版傳一版」。如此的結果，放在其他經論亦準。本文建議研究者應細心留意《大正藏》與 CBETA 的錯誤及其起因，如此才能減少誤讀與誤翻的機率，甚至建立更可靠的版本。

目次

- 一、問題之所在
- 二、漢文大藏經與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
 - (一) 漢文大藏經的四個時期
 - (二) 《大正藏》與 CBETA 的底本與校本
- 三、《大正藏》與 CBETA 的錯誤與起因
 - (一) 由《再雕藏》開始的錯誤
 - (二) 由《縮刷藏》開始的錯誤
 - (三) 由《頻伽藏》開始的錯誤
 - (四) 由《大正藏》開始的錯誤
 - (五) 由 CBETA 開始的錯誤
- 四、結論

關鍵詞

大正藏、CBETA、版本、支婁迦讖、般舟三昧經

一、問題之所在

漢文大藏經的版本眾多，當今臺灣等地的佛學研究者們最常使用的是《大正藏》與 CBETA。然而，這兩者都含有不少錯誤。其中有一些錯誤看似無傷大雅，但卻能夠導致解讀或翻譯上的誤差，因此有必要加以糾正。由於《大正藏》與 CBETA 所收錄的佛典眾多，本文僅以《般舟三昧經》為例，釐清其中的錯誤及其起因。

《般舟三昧經》是一部結合般若與淨土兩大思想的大乘經典，其特色是三昧中見十方現在諸佛現前。¹ 此經大約在西元 1 世紀集出，地點在盛行彌陀信仰的北印度（釋印順 1981，850-851；1993a，274；Harrison 1990，xvii）。此經的完整原典早已佚失，但在 20 世紀初，中亞卡達裡克（Khadaliq）出土了一頁梵文殘片，現存於倫敦的印度辦公室圖書館。² 另外，此經還有一份犍陀羅語殘片在巴米揚（Bamiyan）被發現，僅由七個極短的碎片組成（Harrison et al. 117-143）。此經的現存漢譯本有四部：後漢·支婁迦讖（Lokakṣema，生卒年不詳）譯《般舟三昧經》三卷、《佛說般舟三昧經》一卷、後漢·失譯《拔陂菩薩經》（以下簡稱《拔陂經》）、隋·闍那崛多（Jñānagupta, 523-600）譯《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五卷（以下簡稱《賢護

* 收稿日期：2024.2.12；通過審核日期：2024.6.25。

1 「般舟三昧」相當於梵語“Pratyutpanna-samādhi”，全稱“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意即「現在諸佛現前的三昧」。

2 《般舟三昧經》梵文殘卷之譯注研究有二：Thomas 編寫的“Bhadrapāla Sūtra”（Thomas ed. 88-93）和 Harrison 撰寫的“The Sanskrit Fragment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Harrison 1990, 273-302）。

分》)。此經的藏譯本只有一部，名為‘*Phags pa da ltar gyi sangs rgyas mngon sum du bzhugs pa'i ting nge 'dzin c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由 Śākyaprabha 和 Ratnarakṣita 共譯於 9 世紀，現存於各版《甘珠爾》。³

在上述原典與譯本之中，本文研究的對象是支婁迦讖譯出的《般舟三昧經》三卷。過去的學者們在研究此譯本時，多採用《大正藏》的版本（T418，以下簡稱《大》）。從《大正藏》的校勘注可以看出，此譯本實有兩種版本系統：一者收於《再雕高麗藏》（以下簡稱《再》）；二者收於「宋本」《思溪藏》、「元本」《普寧藏》、「明本」《嘉興藏》（以下統稱《宋元明》）（櫻部建 173-180；Harrison 1990, 221-249）。⁴ 根據 Paul Harrison 的研究，三卷本共有十六品，但只有《再》的前三品半屬於支婁迦讖原譯，此後的經文以及整部《宋元明》皆受到後人的修訂或改譯（Harrison 1990, 270-272）。本文無意在《再》和《宋元明》的異同上繼續鑽研，而是著重於釐清《大》本身的錯誤，因為它在某個層度上影響了當代學者的正確解讀和翻譯。舉例而言，《般舟三昧經》〈問事品第一〉有一句經文，依據《大》的句讀為：

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心。所作為者皆究竟。⁵

³ Harrison 於 1978 年以德格版《般舟三昧經》為底本，兼以奈塘、北京、拉薩版進行校勘，形成羅馬轉寫的校訂版，名為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m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⁴ 日本《大正藏》是以《再雕》為底本，並以《宋》（南宋《思溪藏》之簡稱）、《元》（元《大普寧寺藏》之簡稱）、《明》（明《嘉興藏》之簡稱）等做為對勘本。

⁵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3 下 6-7。

這句經文讀起來有點奇怪。「於戒中清淨」或可單獨理解為「在持戒方面是清淨的」，但「阿羅漢辟支佛心」則有懸空的感覺，不知該和前一句或後一句經文連接，也不曉得該視之為主詞還是受詞？如果解讀成「於戒律中，使阿羅漢辟支佛的心得以清淨」也未嘗不可，CBETA 的標逗人員似乎就是這麼解讀的：

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心，所作為者皆究竟。⁶

這樣的解讀與望月信亨及 Harrison 的翻譯恰好一致。這句經文的前半段，望月氏日譯為「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心」⁷ Harrison 則譯為「在戒律中，他們沒有阿羅漢、辟支佛的想法。」⁸ 然而，若進一步考察它所依據的底本《再》，對應的經文原來是：

於戒中清淨，却羅漢、辟支佛心，所作為者皆究竟。⁹

這句經文要說明兩件事：第一、持戒清淨；第二、去除阿羅漢和辟支佛心。值得注意的是，《大》竟然把「却」誤植為「阿」，導致望月氏與 Harrison 解讀和翻譯有誤。為何《大》會出現這樣的錯誤？考察既有研究文獻，其實早就有

⁶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3c6。

⁷ 「戒の中に於て清淨にして阿羅漢、辟支佛の心」（望月信亨譯 261）。

⁸ “in moral disipline they are pure of the thoughts of arhats and pratyekabuddhas” (Harrison trans. 1998, 11).

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26a11-12。

學者指出《大正藏》的相關問題。

根據周叔迦的說法，《大正藏》的「錯字錯句頗多」（周叔迦 87）。釋印順根據自己長期研讀《大正藏》的經驗，指出此藏的校勘「不免受到古傳的『編纂舊習』、『錯雜混淆』的影響」（釋印順 1993b, 224）。周伯戡指出「《大正藏》的句讀是眾所周知的壞」（周伯戡 1998, 17）。蘇錦坤則考察出《大正藏》第一、二冊的頁底注含有「巴利對應經文」、「對應經典」與「校勘瑕疵」三類錯誤。儘管《大正藏》含有此等錯誤，它至今仍為眾多學者所重用（蘇錦坤 79-109）。水野弘元等人曾稱之為「現存大藏經中最優秀的版本」（水野弘元等編 1977, 56）。然而，方廣錫則認為《大正藏》「易於用它的盛名來掩蓋它的問題，從而誤導讀者與研究者」（方廣錫 1997, 253）。這或是 Harrison 翻譯《般舟三昧經》時，僅依據《大正藏》版本的原因之一。另一個不可被忽略的原因，是他翻譯此經的年代，要取得其他任何一套完整的漢文大藏經並不容易，《大正藏》或是唯一能夠輕易被取得者，而且價格較低。不若 21 世紀的今日，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各種版本的漢文大藏經陸續被掃描或電子化，然後上載於網路，供學者們一一閱讀或研究。

廣義而言，《大正藏》的錯誤無一不與其編纂者的疏忽有關。然而，若進一步追究其錯誤的起因，則不難發現其中有一部分錯誤源自《頻伽藏》。方廣錫、山崎精華、石上善應、宮崎展昌等人曾指出：《大正藏》雖自稱以《再雕藏》為底本，實際上卻以《頻伽藏》來進行校對工作，唯有發現或懷疑《頻伽藏》有較明顯的問題時，才會去核對《再雕藏》。為了區別這兩者的關係，《再雕藏》被稱為「底本」，而《頻伽藏》則被稱為「工作底本」。換言之，《大

正藏》複製了《頻伽藏》的部分錯誤。¹⁰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以《般舟三昧經》為例，論證《大正藏》還有一部分錯誤的起因，可以再往前溯源至《縮刷藏》及《再雕藏》。

另外，CBETA 電子版漢文大藏經的使用愈來愈普及，其中有一部分的佛典屬於《大正藏》（第 1-55 及 85 冊）之電子化「覆刻」。¹¹ 儘管 CBETA 為現代佛學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然而其問題和錯誤也不少，如標點和植字的錯誤等。¹² 無論如何，CBETA 也有其優點，如將部分佛典重新對校《再雕藏》，因而修正了《大正藏》的不少錯誤。儘管如此，筆者發現它並未把《大正藏》的錯誤「完全」修正過來，同時還新添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錯誤。本文將以《般舟三昧經》為例，釐清哪些《大正藏》的錯誤被 CBETA 承襲，哪些被校正過，又有哪些是由 CBETA 所新增。

本文採用文獻學的進路，以版本校勘為方法，分為兩

¹⁰ 方廣錫是從永崎研宣 2014 年的研究報告中得知《大正藏》與《頻伽藏》的關係。根據永崎氏的說法，山崎精華早在 1928 年就已經提出《大正藏》以《頻伽藏》為工作底本的問題。事實上，石上善應也曾在 1994 年指出《大正藏》的底稿是《頻伽藏》，只不過未受學者們的矚目而已。宮崎展昌在 2019 年的論著中也確認了這種說法（方廣錫 2015，4-8；石上善應 4；宮崎展昌 225）。

¹¹ CBETA 第一期（1998-2002 年）完成《大正藏》第 1-55 與 85 冊（敦煌寫本部類：古逸部、疑似部）的電子化作業。2003-2008 年間，陸續完成《卍新續藏》1-88 冊的電子化作業。至今，CBETA 收錄的典籍還包括：《嘉興藏》、歷代藏經補輯、國圖善本佛典、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版）、太虛、印順、呂澂等著述。參 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簡史〉。本文所探討的 CBETA 版本，其範圍限於《大正藏》的電子化部分。

¹² 周伯戡曾對 CBETA 的優、缺點加以評論（周伯戡 2002，379-390）。陳淑芬曾以《金剛經》為例，考察出《大正藏》及 CBETA 的標點問題，並提出修正建議（陳淑芬 33-88）。

個部分進行。¹³ 第一、以《般舟三昧經》為例，釐清《大正藏》與 CBETA 的底本關係。第二、針對它們的底本進行詳細校勘——別其異同，定其正誤，進而追溯《大正藏》與 CBETA 的錯誤及其起因，估計可分為五類：1. 由《再雕藏》開始的錯誤；2. 由《縮刷藏》開始的錯誤、3. 由《頻伽藏》開始的錯誤、4. 由《大正藏》開始的錯誤、5. 由 CBETA 開始的錯誤。

研究材料方面，本文採用的《再雕藏》，是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官網所提供的掃描圖檔。¹⁴ 從這些圖檔看來，經文中有些字跡已經模糊或損缺，未經修補，應是源自海印寺原版《再雕藏》的印本。後來，東國大學以它做為底本進行補訂及重新編輯，出版為 48 冊的《高麗大藏經》。¹⁵ 另外，本文採用的《縮刷藏》（全名《大日本修訂縮刷大藏經》，東京縮刷大藏經刊行會於 1935 年出版），是由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官網上提供的掃描圖檔。至於《頻

¹³ 有關文獻學校勘方法的詳細內容，參蔡耀明 99-113。

¹⁴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掃描圖檔。依據此圖檔進行研究，比洋裝影印本更可靠。《再雕藏》現有四種影印本：1. 韓國東國大學校於 1957-1976 年陸續出版的《高麗大藏經》（48 冊）；2. 韓國東洋佛典研究會於 1971-1975 年陸續出版的《高麗再雕大藏經》（45 冊）；3. 臺灣新文豐於 1971 年出版的《高麗大藏經》（48 冊）；4. 北京線裝書局於 2004 年出版的《高麗大藏經》（80 冊）（野沢佳美 93）。

¹⁵ 萬金川曾指出：四十八冊洋裝紙本《再雕藏》（東國大學校本），乃是製造過程粗糙且時有錯誤，早被學者們詬病多時。新文豐出版的《景印高麗大藏經》即是依據東國大學校本影印，因此錯誤依舊（萬金川 109-110）。有關新文豐版《景印高麗大藏經》的問題與原因探討，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輸校組曾寫了一份報告，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新聞電子報》。

伽藏》（全稱《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目前有三個版本：（一）1909-1913 年間上海頻伽精舍校刊出版，簡稱「上海版」，全藏入經 1916 部，分訂為 414 冊；（二）1998 年，北京九州圖書據「上海版」重新影印，合成 100 冊；（三）2007 年，一誠長老等人校訂「上海版」，後由長春吉林出版，全 80 冊。本文採用的是第二種版本。CBETA 方面則採用 2023 年的毘舍離版。2023 年 11 月，日本增上寺在網絡上公布了它所珍藏的「三大藏」電子圖檔，本文亦在某些部分參考之。

二、漢文大藏經與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

（一）漢文大藏經的四個時期

漢文大藏經的歷史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寫本、刻本、印本、數位（方廣鋁 2006，13）。

第一、寫本時期。方廣鋁指出寫本大藏經最大特色是每一部都是獨特的，不會有兩部一模一樣的寫本，就算是同一個人先後抄寫的同一卷經，都難免有些差異。這些差異可分為兩種：1. 個別文字、一句或一段經文的增衍、刪略、奪漏、錯訛等。它可能由書寫者的粗心、不負責任、擅自發揮或改寫所造成；2. 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避諱字、筆劃增減字、變體字、合體字、武周新字等。這些情況或因抄寫者的時代或地區的不同所致，也可能由抄寫者的書寫偏好或習慣造成（方廣鋁 2006，14-29）。現存唐代寫經有敦煌寫本、日本知恩院藏本遺卷、日本正倉院《聖語藏》等。現存宋代寫經則有中國《廣惠禪藏經》、《海惠院藏經》、《景德寺藏經》、《法喜寺藏經》、《崇明寺藏經》等遺卷（赤尾米慶 59-65；張旭、馮國棟 170-175）。

第二、刻本時期。中國最早的木刻本漢文大藏經，是刊刻於宋代初年的《開寶藏》。繼之有宋《崇寧藏》、《契丹藏》、《毗盧藏》、《思溪藏》、《磧砂藏》；金《趙城藏》；元《官藏》、《普寧藏》；明《南藏》、《北藏》、《武林藏》、《嘉興藏》；清《龍藏》。最晚的刻本，是清末民初的《毗陵藏》。另外，《高麗藏》有初雕、續雕和再雕；日本則有《天海藏》、《黃蘗藏》等（方廣錫 2006，29-30；柳富鉉 2014，1-42；葉恭綽 49-66；周叔迦 81-86）。其中，《再雕藏》可說給予近現代學術界不小影響，日本的《縮刷藏》與《大正藏》皆以之為底本。其板木至今仍保存在韓國海印寺。

第三、印本時期。印本大藏經可分為二類：排印本與影印本。首先，排印本又分為兩種：1. 日本的《縮刷藏》、《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以及中國的《頻伽藏》、《普慧藏》皆屬「鉛印本」；2. 《文殊藏》、《佛光藏》屬於「激光印本」。其次，「影印本」亦分兩種：1. 原樣影印，如近代影印的《初刻南藏》、《北藏》、《龍藏》、《頻伽藏》等，完全按照底本的排版和型態加以影印；2. 改版影印，如《中華藏》對原底本進行重新編纂、排版和印刷。有些影印本則針對其底本進行技術加工——修版、補字、補漏、補畫界欄、描白等等，因此在某個層度上已有別於原版，若未加說明或說明不夠清楚，可能會誤導研究者得出錯誤結論（方廣錫 2006，31-34）。

第四、數位時期。數位化（digitized，或稱為電子化 electronized）漢文大藏經，可分為兩種：1. 掃描本：僅將紙本大藏經掃描成圖檔，上載於網絡；2. 電子本：將大藏經逐字電子化，附上檢索、引用、複製等功能，如 CBETA 電子

佛典資料庫¹⁶、SAT《大正藏》電子資料庫¹⁷、東國大學電子版《高麗教藏》。

從寫本、刻本、印本到數位化漢文大藏經，它們之間維持著密切的關係。刻本是依據寫本進行版雕，因此除了複製寫本的文字差異外，還可能新增誤刻、漏刻等問題。接著，當刻本要轉換為印刷本，或從印刷本數碼化為電子本時，都需要重新校對、排版和植字，過程中也難免出現一些疏漏或字句上的變化。因此，從古至今仍未出現一部零錯誤的漢文大藏經。

（二）《大正藏》與 CBETA 的底本與校本

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採用的底本為《再雕藏》，校勘則用宋本《思溪藏》、元本《普寧藏》、明本《嘉興藏》、知本（知恩院藏本）。¹⁸ 儘管如此，最新的研究對於《大正藏》的底本與校本卻存有異說。有關這一點，須從日本刻印的《天海藏》說起。1637年，天海僧正（1536-1643）在上野寬永寺發起木刻活字版《天海藏》之刊刻，至1648年全部刊成。此藏採用的底本，是川越喜多院所藏的宋《思溪藏》（水野弘元1980，245；宮崎展昌213；水上文義233）。

1669至1681年，鐵眼道光禪師（1630-1682）完成

¹⁶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網路版「CBETA 線上閱讀」及 CBETA 資料庫所依據的各種底本。

¹⁷ SAT 是梵語“Samgaṇīkīṛtaṃ Taiśotripitakam”（數位化大正藏經）的簡稱，於2007年完成《大正藏》前85冊的數位化作業。

¹⁸ 參〈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昭和法寶總目錄》冊1，頁256中一下。「知恩院本」包含宋開元寺版4940冊、東禪寺版978冊、寫本51帖（梶浦晉2008，405）。

《黃檗藏》（或稱「鐵眼版」）之編纂與刊行，版本至今保存在萬福寺寶藏院（水野弘元 1980，248）。此藏是明本《嘉興藏》之覆刻，行式相同，誤脫處亦同（周叔迦 85）。由於誤脫處甚多，因此京都法然院的忍徵（1645-1711）曾於 1706 至 1710 年間，將它與建仁寺的《再雕藏》進行校勘。¹⁹ 其校勘記，後來出版為《大藏經對校錄》，保存在法然院（松永知海 242）。1826 至 1837 年，越前淨勝寺的順惠再次將《黃檗藏》與建仁寺《再雕藏》對校，補充前者欠缺的五百卷，此校勘本保留在增上寺。1837 年，建仁寺火災，寺中所藏的《再雕藏》被燒剩四十九卷。²⁰ 因此，當時只剩下增上寺仍保存完整的《再雕藏》，同時還藏有「宋本」《思溪藏》和「元本」《普寧藏》，合稱「增上寺三大藏」。²¹

1880 至 1885 年間，島田蕃根（1827-1907）等人主持《縮刷藏》鉛印本之編纂，採用了增上寺的《再雕藏》為底本，校以增上寺的「宋本」、「元本」及「明本」《黃檗藏》（一般誤以為是直接採用「明本」《嘉興藏》）²²。

19 參《洛東獅谷法然院誌：附・忍徵上人行狀記》，頁 14。其掃描檔見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国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

20 參〈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2，頁 439 中—下。

21 參〈緣山三大藏經緣起〉，《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2，頁 1 中 18—下 1。

22 釋果暉在其論文中提到《縮刷藏》採用的「明本」是《北藏》，又說《黃檗藏》與《北藏》是平行本（parallel）。考其依據，源自蔡運辰〈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目錄考釋〉的說法。他們之所以會說《縮刷藏》採用「明本」《北藏》，可能是因為《嘉興藏》的底本是以《北藏》為主之故（Hung 193、197；蔡運辰 537）。然而，日本學者如梶

由於此藏的校勘嚴謹，清楚地把「校勘記」置於頁頂，因此獲得很高的學術評價（周叔迦 85；石上善應 4；梶浦晉 2020，250）。此藏後來傳到中國，上海頻伽精舍宗仰法師等人於 1909 至 1913 年據以覆刻，形成鉛印本《頻伽藏》。可惜《頻伽藏》的排版與植字等錯誤甚多，而且把《縮刷藏》最有價值的「校勘記」捨棄，呂澂評之為「棄精華而取其糟粕」（呂澂 1983，33）。

1922 至 1934 年間，《大正藏》在高楠順次郎（1866-1945）和渡邊海旭（1872-1933）的監督下進行編纂（大藏經刊行委員會 1）。據松永知海的研究，此藏以增上寺的《再雕藏》為底本，對校增上寺的「宋本」、「元本」以及增上寺報恩藏（今東京都目黑區西蓮社）的「明本」《嘉興藏》，部分典籍還參照了日本正倉院所藏古寫本《聖語藏》、敦煌寫本、梵本、藏本、巴利本，並在校記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語原詞（松永知海 44）。然而如前所述，山崎精華、石上善應、永崎研宣、方廣鋁等人已指出《大正藏》美其名是以《再雕藏》為底本，實際上卻以《頻伽藏》為工作底本。這種作法讓人頗為費解，因為《頻伽藏》的錯誤甚多，何以《大正藏》的編纂者不直接採用《再雕藏》做為底本呢？針對這個問題，石上氏的研究提供了答案：

增上寺的「三大藏經」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八月，根據《古社寺保存法》，很早就被指定為國寶，因而不

浦晉、宮崎展昌等較新的研究指出：《縮刷藏》是用《黃檗藏》來代替「明本」《嘉興藏》（梶浦晉 2020，250；宮崎展昌 215）。本文以日本學者的說法為準，因為他們理應比中國學者更清楚自己國家的大藏經刊印情形。

能輕易被使用。編纂《大正藏》時，底稿用的是《頻伽藏》，碰到疑問時，再來查對原本。現在來看，難免有誤謬之處。（石上善應4）

增上寺的《再雕藏》當時已經成為國寶級文物，所以無法外借。《大正藏》的編纂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採用《頻伽藏》代替之。這就不免延伸另一個問題？《頻伽藏》由於含有許多錯誤，向來被認為是不可靠的版本，而且它是在中國編纂出版，屬於日本《縮刷藏》的「覆刻」。既然如此，為何《大正藏》的編纂者不直接採用自己國家出版的《縮刷藏》做為工作底本呢？針對這一點，從〈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趣旨〉可以得到一絲線索：

明治年間（公元 1865-1911 年）所見的《縮〔刷〕藏》、《卍字藏》等經典，其藏本奇缺，千金猶且不得入手。縱令幸獲得手，其編纂工作，若遷就諸多舊習與古傳之方法，必致形成錯雜混淆，通覽缺便，講授時不僅有望洋興嘆之感。（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4）

如此看來，《大正藏》的編纂者之所以不採用日本《縮刷藏》為工作底本的原因有二：1.《縮刷藏》當時十分稀有，近似現代的絕版書，千金難求；2. 就算幸運得到其全藏，《大正藏》的編纂者也嫌它含有諸多缺點。就這兩個原因而言，筆者認為後者並非最大的理由，因為《大正藏》的編纂者不會不知道《頻伽藏》是《縮刷藏》的覆刻，肯定也複製了後者的諸多缺點。換言之，《縮刷藏》價格太高且難以購得，或是《大正藏》的編纂者「迫不得已」選擇《頻伽藏》為工作底本的主因。

除了《再雕藏》的底本問題外，周伯戡認為《大正藏》亦非直接採用宋《思溪藏》為校本，而是以《天海藏》（《思溪藏》的覆刻）代替之（周伯戡 1998，18）。然而，此說有待考證，筆者目前仍未查出有任何日本學者提出相同的說法。另外，梶浦晉認為《大正藏》曾校對過《縮刷藏》（梶浦晉 2020，256）。宮崎展昌則提到《大正藏》有直接採用《縮刷藏》校勘注的可能性（宮崎展昌 225）。這一點，蔡運辰其實早已提及。蔡氏站在比較肯定的態度，認為《大正藏》很大程度上複製了《縮刷藏》的校勘記。²³在此基礎上，釋果暉以《安般守意經》為例，比對了兩者的校勘注，發現其一致性高達 85%（175 筆），這是前者抄取後者的一個證明。其餘 15%（25 筆）之中，有 9 筆是兩者的錯誤一模一樣，可見《大正藏》複製《縮刷藏》的校勘注時，並未查證原始資料（Hung 194）。

上述為《大正藏》底本與校本的情形。1998 年，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 CBETA 將《大正藏》電子化。直到 2002 年，CBETA 完成《大正藏》1-55 冊與 85 冊的電子化作業。²⁴此後，CBETA 陸續將《卍新續藏》、《嘉興藏》、歷代藏經補輯、國圖善本佛典、元亨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電子化，一一納入其電子佛典集成中。²⁵無論如何，本文所要探討的對象僅限於《大正藏》的部分，即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²⁶CBETA 將它電子化後，也曾與《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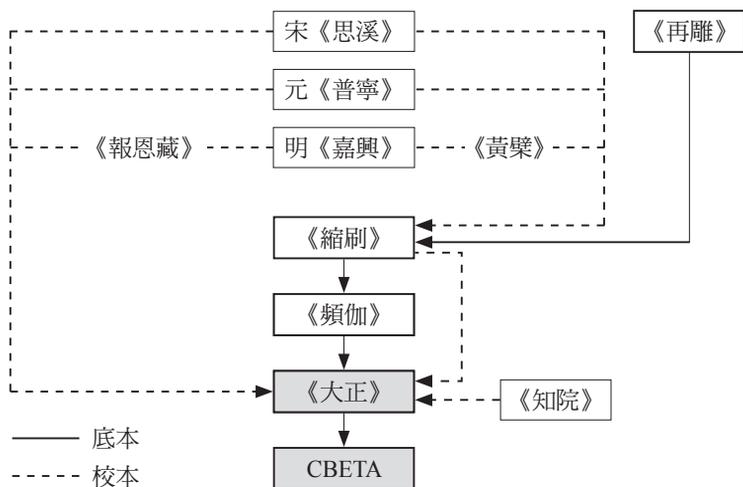
23 「〔《縮刻藏》〕校勘各本異文，著於眉端，……且為後日《大正藏》所依據」、「總觀〔《大正藏》〕全藏，每目編號易檢，每頁下附校勘（多據《縮刻藏》）」（蔡運辰 539、557）。

24 參 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簡史〉（上）。

25 參 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簡史〉（中）、（下）。

26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

雕藏》的版本對校，注明兩者的差異處，約十餘筆。²⁷ 綜合以上資料，可知《大正藏》與 CBETA 的底本與校本關係如下：



三、五類錯誤的起因

(一) 由《再雕藏》開始的錯誤

《再雕藏》的形成，是守其（生卒年不詳）等人將《開寶藏》、《契丹藏》、《初雕高麗藏》等進行校勘後的成果。守其等人的校勘紀錄，見於三處：《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以下簡稱《校正別錄》）、卷末的校勘記、經文

²⁷ CBETA 與《高麗藏》的對校，最初應該是由讀者為之。當讀者發現任何錯誤之後，會利用服務信箱回報給 CBETA 團隊。CBETA 團隊由此展開審核作業，若相關錯誤屬實，便加以修正。

中的校勘記（柳富鉉 2008，409-435）。

依據《校正別錄》，守其等人校勘《般舟三昧經》時，採用了「宋本」、「北本」、「東本」。「宋本」指的是《開寶藏》，守其亦稱之為《舊宋藏》。至於「東本」、「北本」，何梅認為二者皆是守其時代流傳於高麗國內的版本；藤本幸夫則認為「東本」指的是「東國本」——《初雕高麗藏》，而「北本」指的是《契丹藏》（何梅 49；藤本幸夫 242-253）。從《校正別錄》的校勘結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宋本」、「北本」或「東本」，皆存在一些錯誤。守其凡校出某一本有誤，就會以另外兩本加以校正（柳富鉉 2002，127-131）。

就《般舟三昧經》而言，守其發現「宋本」有一個錯誤，即〈譬喻品第四〉的最後一段長行與〈無著品第五〉、〈四輩品第六〉的經文有所重疊。他推測這是「宋本」錯將異譯之文連在一起書寫之故。此段長行，在「東本」和「北本」卻以偈頌的形式呈現，而且內容與「宋本」不同，並未與〈無著品第五〉、〈四輩品第六〉重疊。守其最終以「東本」和「北本」之偈頌，取代「宋本」之長行。²⁸ 校正後的成果，即今日在《再雕藏》所見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它經過如此的校正，卻仍然含藏著一些微細的錯誤。

²⁸ 「伐函《般舟三昧經》三卷，後漢支婁迦讖譯。上卷二十一幅『何況守是三昧悉具足者』下〔至〕『佛爾時頌偈曰』等十六偈，今此宋本本無，而有長行十餘紙文。詳其文相，與中卷〈無著品〉、〈四輩品〉文雖少異，大旨無殊，則長行之文例無重疊，恐宋本錯將異譯之文連書耳。故依東、北二本，去彼同後重疊之文，安茲頌前要略之偈云。又為看《舊宋藏》者，具錄所安頌文于左。……」見 불교 기록 문화 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38.515c14-516b10。

根據 Harrison 的研究，《再》與《宋元明》比對之下，兩者在用字上各有正誤（Harrison 1990, 224），如下表所示：

表 1

出處	《再》	《宋元明》	錯誤
T13.903a9	彼羅斯	波羅斯	《再》
T13.903b4	聞	問	《宋元明》
T13.904c6	空	定	《再》
T13.904c28	疑	癡	兩者皆誤，應為「礙」
T13.909b24	比此	比丘	《再》
T13.905a12	無輩	無背	《宋元明》
T13.908a29	德	得	《再》

某些字於《再》有誤，而有些字在《宋元明》有誤，甚至也有兩者皆錯的時候。由此可見，《再》雖然是經過守其等人的校正，但也無法完全無誤。²⁹ 若進一步追溯其錯誤之原因，至少有以下兩種：

其一、底本的品質問題：依據呂澂的研究，《開寶藏》前後至少有五種印本，包括：1. 淳化本（990-994，初印本）、2. 咸平本（998-1003，初校本）、3. 天禧本（1017-1021，再校本）、4. 熙寧本（1017-1021，校定本）、5. 崇

²⁹ 守其認為《高麗藏》及《契丹藏》的品質比中國任何一部大藏經版本都精良，但此觀點受到呂澂駁斥，因為他發現蜀版《開寶藏》前後有幾種印本，初印本的錯誤很多，但經過持續校訂，後期的印本則比《高麗藏》及《契丹藏》精良。他因此認為：「麗僧守其居文獻殘缺之際，不審宋藏蜀版印本先後之異，又昧於丹藏底本之所從來，拘拘以依舊宋與丹刻論較是非，遂使後人有丹、麗校刻尤精之誤解。日人排印縮刷藏經，復揚其餘波，軒輊麗宋，以致金陵編校方冊經本，數十年間重循其誤，亦可謂害事之甚矣。」（呂澂 1977, 205）

寧本（1102-1106）。由於這五種印本是持續校訂的結果，因此愈後期的印本錯誤愈少，但並非零錯誤。《開寶藏》之後的所有刻本大藏經，其實都是以這五種印本之一為底本。若所依者為較早的印本，其錯誤便多；若所依者為後期的印本，其錯誤則少。就《般舟三昧經》而言，守其資以校勘的「宋本」屬於「淳化本」；「北本」依「天禧本」而刻；「東本」則以「淳化本」為主（部分依「天禧本」或「熙寧本」而刻）（呂澂 1977，195-205；2003，1-7）。由於這些印本含有或多或少的錯誤，所以依它們校勘而成的《再》，自然也不會是零錯誤。

其二、校勘的方式問題：依據林恒卉的研究，守其採用的校勘方式是以藏經目錄為首，只有發現文不對題或兩者有明顯差異時，才會進一步詳細校勘經文。這種方式顯然無法達到百分百正確無誤，尤其容易忽略細節（林恒卉 218-219）。以〈授決品〉為例，其中有兩筆錯誤值得注意。首先是序號的問題：

表 2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
《再》	般舟經授決品第十 ³⁰	—
《縮》	般舟經授決品第十 ³¹	○「十」，同作「七」
《頻》	般舟經授決品第十 ³²	—

³⁰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5b16。

³¹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9，頁34後6。

³² 《頻伽藏》冊8，頁398.6。

《大》	般舟經授決品第②十 ³³	②十=七㊦知
CBETA	般舟經授決品第〔2〕七 ³⁴	〔2〕七【CB】【麗-CB】【三】 【知】，十【大】(cf. K07n0067_ p0935b16)

依照全經的順序，〈授決品〉的序號應是第「七」，可是《再》卻作「十」，明顯有誤。這可能是編纂者的疏忽，但也可能是雕刻員的誤刻。依據《縮》的校勘記，《宋》、《元》、《明》皆作「七」。《頻》複製《縮》的正文，卻把校勘注去除，只留下「十」這個錯誤。依據《大》的校勘記，《宋》、《元》、《明》、《知》皆作「七」。CBETA 雖以《大》為底本，但它直接將「十」改作「七」。其校勘記這麼寫：「七【CB】【麗-CB】【三】【知】，十【大】」。這個寫法容易讓人誤以為 CBETA 校對《再》後，發現它原本作「七」，但事實並非如此。筆者認為正確的寫法應是：「七【CB】【三】【知】，十【麗-CB】【大】」。

其次、〈授決品第七〉有一段偈頌，依《大》為：「是八菩薩颯陀和 羅隣那竭那羅達 摩訶須薩和輪調 因坻須深僑日兜」³⁵ 其最後一位人物的名字「僑日兜」，梵語相當於“Guhyagupta”或“Guhagupta”（Harrison 1990, 10），於《再》有異：

³³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1 上 1。

³⁴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11a1。

³⁵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1c8-9。

表 3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橋日兜 ³⁶	—
《縮》	橋日兜 ³⁷	—
《頻》	橋日兜 ³⁸	—
《大》	㊸橋日兜 ³⁹	㊸日=日㊸
CBETA	橋〔32〕日兜 ⁴⁰	〔32〕日【大】，日【知】

「日」，《縮》、《頻》、《大》皆作「日」。這個差異應是《再》的誤刻所致，原因有二：1. 在此偈頌之前的長行，已出現「橋日兜」一名，採用的是「日」；2. 在其它漢譯經典如宋·求那跋摩譯《佛說菩薩內戒經》，同樣一位菩薩的名字被稱為「橋越兜」。⁴¹顯然，「越」對應的是「日」，而非「日」。《縮》的編纂者可能意識到《再》的錯誤而加以改正，只是並未出校勘記。另外，根據《大》的校勘記，只有《知》作「日」，可見《大》並未校閱《再》，否則不可能沒有發現《再》也作「日」。CBETA的校勘記與《大》完全相同，可見CBETA亦未發現《再》的差異，有所疏忽。換言之，《大》與CBETA的校勘注有誤，而此錯誤由《大》開始。筆者認為《大》應該在正文中採用「日」字，並將校勘注改為「日=日㊸，日㊸」。

36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6b16。

37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9，頁35前13。

38 《頻伽藏》冊8，頁399.13。

39 《大正藏》冊13，第408號，頁911下9。

40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11c9。

41 《佛說菩薩內戒經》，CBETA 2023.Q3, T24, no. 1487, p. 1032c17。

CBETA 亦應作同樣的修正。

(二) 由《縮刷藏》開始的錯誤

儘管《再》存有錯誤，但它們並非《大》所有問題的根源，因為還有一部分錯誤出自《縮》，以下舉出三個例子：

第一、〈譬喻品第四〉有一段文，依《大》為：「聞此經不信不樂，是為於我經中怨家無異。」⁴² 句中「此」之一字，在《再》有異：

表 4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聞是經 ⁴³	—
《縮》	聞此經 ⁴⁴	—
《頻》	聞此經 ⁴⁵	—
《大》	聞此經 ⁴⁶	—
CBETA	聞 [A3] 是經 ⁴⁷	[A3] 是【CB】【麗-CB】，此【大】(cf. K07n0067_p0931a17)

《再》「是」，《縮》、《頻》、《大》皆作「此」。由此可見，此文字差異從《縮》開始，《頻》複製《縮》，而《大》又複製《頻》。顯然，《大》並非以《再》做為底本。CBETA 重新校對《再》後，發現它原為「是」，於是

⁴²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7 中 27。

⁴³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 (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1a17。

⁴⁴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49，頁 31 前 13。

⁴⁵ 《頻伽藏》冊 8，頁 319.13。

⁴⁶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7 中 27

⁴⁷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7b27。

改從《再》。無論如何，「是」與「此」的意思相同，因此並不會影響經文的解讀和翻譯。

第二、〈四輩品第六〉有一段文，依《大》為：「設不恭敬於善師、輕易於善師、欺調於善師，……疾亡之。」⁴⁸ 文中的首個「於」字，未見於《再》：

表 5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設不恭敬善師 ⁴⁹	—
《縮》	設不恭敬於善師 ⁵⁰	—
《頻》	設不恭敬於善師 ⁵¹	—
《大》	設不恭敬於善師 ⁵²	—
CBETA	設不恭敬〔A1〕善師 ⁵³	〔A1〕〔－〕【CB】【麗 -CB】 ⁵⁴ ，於【大】(cf.K07n0067_p0933c21)

《縮》加了一個「於」字，卻未出校勘記。後來的《頻》、《大》皆從之。值得注意的是，CBETA 曾校對《再》，發現它並無「於」字，因此將之刪除。

從以上兩筆文字差異可以看出，有些錯誤由《縮》開

48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9c4-7。

49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3c21。

50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59，頁 34 後 6。

51 《頻伽藏》冊 8，頁 369.6。

52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9 下 4-5。

53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9c4-5。

54 若 CBETA 自行查詢的資料，會加上「-CB」以資識別。例如【麗】表示為原書校勘的記錄，而【麗 -CB】則表示 CBETA 自行校閱《再雕高麗藏》後的記錄（參 CBETA：〈校勘版本略符〉）。

始，《頻》承襲之，而《大》又複製《頻》的錯誤。這就證明了《大》是以《頻》為工作底本，而不是直接以《再》為底本。CBETA 曾對校《再》，從中發現《大》的部分錯誤並加以校正，但仍有部分錯誤未被校出。

(三) 由《頻伽藏》開始的錯誤

以下三例子顯示《再》和《縮》的經文一致，但從《頻》開始出現差異或錯誤：

第一、〈無著品第五〉有一段經文，依《大》為：「諸法空，**是如**泥洹，亦不壞，亦不腐……」⁵⁵ 其中的「是如泥洹」，Harrison 譯為「它們如涅槃」(they are like nirvana) (Harrison trans. 1998, 36)。⁵⁶ 然而，「是如」二字於《再》與《縮》有異：

表 6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如是泥洹 ⁵⁷	—
《縮》	如是泥洹 ⁵⁸	○「如」下，同無「是」字
《頻》	是如泥洹 ⁵⁹	—

⁵⁵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8 下 11-13。

⁵⁶ 另外，望月信亨將「是如泥洹」的「是」省略，譯為「諸法空にして泥洹の如し」（諸法空如泥洹）（望月信亨譯 277），可能是採用《宋》《元》《明》之「如泥洹」。

⁵⁷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2c06。

⁵⁸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 9，頁 32 後 15。

⁵⁹ 《頻伽藏》冊 8，頁 394.15。

《大》	㉑是如泥洹 ⁶⁰	㉑〔是〕—㉒，是如=如是㉓
CBETA	〔29〕如是泥洹 ⁶¹	〔29〕如是【CB】【麗-CB】【知】，是如【大】，如【三】（cf. K07n0067_p0932c06）

《再》、《縮》所見的「如是」二字，《頻》改作「是如」，卻未出校勘記。《大》亦作「是如」，顯然複製《頻》的經文，可是其校勘記卻與《縮》同，只增加了與《知》的校勘結果。CBETA 重新校對《再》，發現《大》有誤，因而改從《再》，作「如是」。

第二、〈授決品第七〉有一段文，依《大》為：「時五百人從坐起——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叉手於佛前往……」⁶² Harrison 的英譯完全忠實於《大》，將「於佛前往」譯為“came before the Buddha”（Harrison trans. 1998, 50），“came”對應的是「往」。望月信亨也同樣，譯之為「佛に前叉して手往いて」（望月信亨譯 287）。然而，「往」之一字在《再》和《縮》卻有所差異：

表 7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於佛前往 ⁶³	—
《縮》	於佛前住 ⁶⁴	—

⁶⁰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8 下 11。

⁶¹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8c11。

⁶²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1 上 19-21。

⁶³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5c15。

⁶⁴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59，頁 34 後 13。

《頻》	於佛前往 ⁶⁵	—
《大》	於佛前⑨往 ⁶⁶	⑨往=住 ^知
CBETA	於佛前〔9〕住 ⁶⁷	〔9〕住【CB】【麗-CB】【知】，往【大】 (cf. K07n0067_p0935c15)

《再》、《縮》所載的「住」，《頻》、《大》作「往」。《大》的校勘注僅僅記載《知》作「住」，卻未發現《再》實作「住」。由此可見，《大》複製了《頻》的經文，然後僅與《知》對校，未審閱《再》和《縮》的對應文句。這也再次說明《大》非以《再》為底本。Harrison 和望月氏的翻譯完全依據《大》。若依《再》的「於佛前往」，筆者認為翻譯成“stayed in front of the Buddha”或「佛に前叉して手住いて」才正確。

第三、〈擁護品第八〉有一段文，依《大》為：「是菩薩為諸天所敬愛，諸龍闍叉鬼神、乾陀羅鬼神……皆共敬愛時菩薩。」⁶⁸ 其中的「敬愛時菩薩」看起來似乎有些問題，Harrison 譯為「對這些菩薩們十分恭敬」（hold these bodhisattvas in high esteem）（Harrison trans. 1998, 61）。他之所以會將「時」翻譯為「這些」（these），很可能是參考前句「是菩薩為諸天所敬愛」的「是菩薩」所致。Harrison 應該未注意到「時」之一字在《再》與《縮》有異：

⁶⁵ 《頻伽藏》冊 8，頁 398.13。

⁶⁶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1 上 20。

⁶⁷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11a21。

⁶⁸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3 上 3-6。

表 8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皆共敬愛是菩薩 ⁶⁹	—
《縮》	皆共敬愛是菩薩 ⁷⁰	—
《頻》	皆共敬愛時菩薩 ⁷¹	—
《大》	皆共敬愛時菩薩 ⁷²	—
CBETA	皆共敬愛〔A4〕是菩薩 ⁷³	〔A4〕是【CB】，時【大】

《再》和《縮》的經文為「是」，但《頻》改作「時」，《大》則複製《頻》的錯誤。CBETA 曾校閱《再》，發現了這筆錯誤，改從《再》。然而，CBETA 的校勘注只說明 CBETA 採用「是」，與《大》的「時」有別，卻未注明其原因。筆者認為 CBETA 的校勘注應作「是【CB】【麗-CB】，時【大】」，如此才能讓讀者明白其依據來自於校勘《再》的結果。

（四）由《大正藏》開始的錯誤

正如前述，《大》的有些錯誤是從《再》、《縮》或《頻》複製過來。儘管如此，《大》在某些時候也會因自身的疏忽而造成前所未有的新錯誤，如以下六筆：

第一、〈問事品第一〉有一段文，依《大》為：「佛復威神，摩訶波和提比丘尼與三萬比丘尼俱相隨至佛所，前

69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8a20。

70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 9，頁 36 前 17。

71 《頻伽藏》冊 8，頁 401.17。

72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3 上 6。

73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13a6。

為佛作禮，却坐一面。」⁷⁴ 其中的「佛復 威神」，Harrison 譯為「佛再一次顯現其威神力」（once again the Buddha displayed his numinous power）（Harrison trans. 1998, 7）。僅「佛復威神」四個字，事實上並沒有「顯現」（display）的意思。若比對各版本的經文，可知問題出現在《大》：

表 9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佛復 放 威神 ⁷⁵	—
《縮》	佛復 放 威神 ⁷⁶	—
《頻》	佛復 放 威神 ⁷⁷	—
《大》	佛復 威神 ⁷⁸	—
CBETA	佛復〔A1〕 放 威神。 ⁷⁹	〔A1〕放【CB】【麗-CB】，【大】(cf. K07n0067_p0925a12)

所有版本都是「佛復**放**威神」，唯獨《大》缺一「放」字。筆者認為此一缺字，應非校勘錯誤所致，而是印刷時出現的技術上問題，因為「佛復」與「威神」之間留有一個空格。顯然，這個空格原本有一個字，只是沒有打印出來。CBETA 校閱《再》後，發現《大》有誤，因此依照《再》將「放」補入。

第二、〈問事品第一〉有一句經文，依《大》的句讀

⁷⁴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3 上 5-7。

⁷⁵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25a14。

⁷⁶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59，頁 27 後 16。

⁷⁷ 《頻伽藏》冊 8，頁 348.17。

⁷⁸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3 上 5。

⁷⁹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3a5。

為：「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心。」⁸⁰ 望月氏譯作「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的心」（戒の中に於て清淨にして阿羅漢、辟支佛の心）（望月信亨譯 261）；Harrison 則譯為「在戒律中，他們沒有阿羅漢、辟支佛的想法」（in moral disipline they are pure of the thoughts of arhats and pratyekabuddhas）（Harrison trans. 1998, 11）。然而，若對照各版經文，則可發現《大》有誤：

表 10

大藏經	對應經文
《再》	於戒中清淨，却羅漢、辟支佛心 ⁸¹
《縮》	於戒中清淨，却羅漢、辟支佛心 ⁸²
《頻》	於戒中清淨，却羅漢、辟支佛心 ⁸³
《大》	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心 ⁸⁴
CBETA	於戒中清淨阿羅漢、辟支佛心 ⁸⁵

《再》、《縮》、《頻》的「却」字，到了《大》和 CBETA 卻變為「阿」。乍看之下，「阿羅漢」似乎是正確的，「却羅漢」則有問題，但事實剛好相反。對照此經之異譯本，這句經文在《拔陂經》作「便淨好行戒淨具為，能斷

⁸⁰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3 下 6-7。

⁸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26a11- a12。

⁸²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59，頁 28 前 18。

⁸³ 《頻伽藏》冊 8，頁 385.18。

⁸⁴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3 下 6。

⁸⁵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3c6。

弟子因緣覺地」⁸⁶，《賢護分》作「云何當得清淨戒行，永滅一切聲聞、辟支佛心故」⁸⁷，藏譯本作「透過擺脫聲聞、辟支佛的思維模式，成為持戒清淨者」⁸⁸。顯然，這句經文要表達兩個概念：第一、持戒清淨；第二、去除羅漢、辟支佛之心。針對後者而言，諸譯本分別採用了「能斷」、「永滅」或「擺脫」之譯語，可見「阿羅漢」與「却羅漢」之間，「却」才是正確的。然而，《大》把「却」誤植為「阿」，導致學者們解讀和翻譯錯誤。這樣的錯誤，可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CBETA 雖重校《再》，卻未發現它與《大》的差異。此錯誤可說由《大》編纂人員的疏忽所致，而非源自其（工作）底本——《頻》或《再》。

第三、〈譬喻品第四〉有一句偈頌，依《大》為：「設使不聞是像經，其功德福為薄少。」⁸⁹其中，「像經」二字，儘管以下版本的內文皆同，可是《縮》、《大》與 CBETA 校勘注的用字有所差異：

表 11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設使不聞是像經 ⁹⁰	—
《縮》	設使不聞是像經 ⁹¹	○「像經」，同作「經像」

⁸⁶ 《拔陂菩薩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9, p. 920c11-12。

⁸⁷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CBETA 2023.Q3, T13, no. 416, p. 873b28-29。

⁸⁸ “become those who are pure in morality (Skt. *śīla*) by being free of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śrāvakas* and *pratyekabuddhas*.” (Harrison 1990, 18)

⁸⁹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8 上 11。

⁹⁰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1c12。

⁹¹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59，頁 31 後 7。

《頻》	設使不聞是像經 ⁹²	—
《大》	設使不聞是⑧像經 ⁹³	⑧像經=經藏☹
CBETA	設使不聞是〔8〕像經 ⁹⁴	〔8〕像經【大】，經藏【宋】【元】【明】

依據《縮》的校勘注，「像經」二字在《宋》、《元》、《明》三藏俱作「經像」，可是《大》的校勘注卻作「經藏」，而CBETA則完全複製《大》的資料。到底何者正確呢？考增上寺所藏「宋本」、「元本」以及現存宋《思溪藏》、明《嘉興藏》版《般舟三昧經》，四者皆作「經像」，與《縮》的校勘注一致。⁹⁵ 由此可見，《大》的校勘注將「經像」誤作「經藏」，CBETA則複製了這筆錯誤。

第四、〈請佛品第十〉有一段經文，依《大》為：「好喜布施不想報，所惠無著不追念；所與不見有受者，唯欲得解佛深慧。」⁹⁶ 句中最後一個「慧」字，於《再》、《縮》、《頻》有異：

表 12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唯欲得解佛深慧 ⁹⁷	—

⁹² 《頻伽藏》冊 8，頁 392.7。

⁹³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8 上 11。

⁹⁴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8a11。

⁹⁵ 見：1. 淨土宗大本山增上寺所藏三大藏：「宋本」，第 17 函，第 1 冊，頁 24；2. 增上寺所藏三大藏：「元本」，第 50 函，第 1 冊，頁 24；3. 中國國家圖書館：《思溪藏》，第 892 冊，頁 36；4.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嘉興藏》，第 36 帙，第 6 冊，伐 1，頁 18。

⁹⁶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5 中 17-19。

⁹⁷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41b24。

《縮》	唯欲得解佛深惠 ⁹⁸	○「惠」，同作「慧」
《頻》	唯欲得解佛深惠 ⁹⁹	—
《大》	唯欲得解佛深慧 ¹⁰⁰	—
CBETA	唯欲得解佛深慧 ¹⁰¹	—

依據《縮》的校勘，《再》所載之「惠」，在《宋》、《元》、《明》作「慧」。根據《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惠」通「慧」。儘管如此，《再》、《縮》、《頻》皆採用「惠」，《大》卻擅自改作「慧」，卻未出校勘注，讓人誤以為其底本用字就是「慧」。查增上寺所藏「宋本」、「元本」以及現存《思溪藏》、《嘉興藏》，四者皆作「慧」，與《縮》的校勘注一致。¹⁰²由此可以推測《大》的編纂者忽略了《縮》的校勘注，同時也沒有詳細校勘《宋》、《元》、《明》的用字。CBETA 雖說曾校閱《再》，卻沒有發現它與《大》有異，所以直接複製了《大》的錯誤。

第五、〈至誠佛品第十五〉有一段經文，依《大》為：「當承事善師如奴事大夫，求是三昧者當知是。」¹⁰³ Harrison 將後半句英譯為：“Those people who seek this

⁹⁸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9，頁38前20。

⁹⁹ 《頻伽藏》冊8，頁405.20。

¹⁰⁰ 《大正藏》冊13，第408號，頁915中18。

¹⁰¹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15b18。

¹⁰² 見：1. 淨土宗大本山增上寺所藏三大藏：「宋本」，第17函，第3冊，頁6；2. 增上寺所藏三大藏：「元本」，第50函，第3冊，頁5；3. 中國國家圖書館：《思溪藏》，第894冊，頁9；4.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嘉興藏》，第36帙，第6冊，伐3，頁4。

¹⁰³ 《大正藏》冊13，第408號，頁919上3-4。

meditation should know this” (Harrison trans. 1998, 100) 。如此將漢譯本的「知」譯為“know”並沒有錯，問題是《再》、《縮》、《頻》都不是作「知」：

表 13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求是三昧者當如是 ¹⁰⁴	—
《縮》	求是三昧者當如是 ¹⁰⁵	—
《頻》	求是三昧者當如是 ¹⁰⁶	—
《大》	求是三昧者當知是 ¹⁰⁷	—
CBETA	求是三昧者當〔A1〕如是 ¹⁰⁸	〔A1〕如【CB】【麗-CB】，知【大】(cf. K07n0067_p0946b03)

由上可見，《再》、《縮》、《頻》皆作「如是」，直到《大》才誤植為「知是」。兩者之間，哪一個才正確呢？這，可以從此經的異譯本找到綫索。《佛說般舟三昧經》的對應經文是「求是三昧者當如是」¹⁰⁹，《賢護分》則作「其求法者，……其事若此」¹¹⁰。其中，「如是」與「若此」的意義相當，可見證明《大》作「知是」是個錯誤。有鑒於此，筆者認為 Harrison 的英譯“know this”，應該改為“be

¹⁰⁴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 (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46b03。

¹⁰⁵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 9，頁 41 前 18。

¹⁰⁶ 《頻伽藏》冊 8，頁 411.18。

¹⁰⁷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19 上 4。

¹⁰⁸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19a4。

¹⁰⁹ 《佛說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7, p. 902b24-25。

¹¹⁰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CBETA 2023.Q3, T13, no. 416, p. 896c14-15。

like this”才恰當。反觀望月氏的日譯，他可能曾校對《再》或此經異譯本，因此將《大》的「知」改為「是」，譯作「是の三昧を求む者も當さに是の如くるバシ」（望月信亨譯 315）。CBETA 曾校閱《再》，查出《大》有誤，從而將「知是」校正為「如是」。

第六、此錯誤在前述「由《再雕藏》開始的錯誤」之第二例中已提及，即《大》的編纂者並未親自校對《再》，卻誤以為它與《宋》、《元》、《明》一樣採用「僑日兜」。實際上，《再》獨作「僑日兜」。這一點導致其校勘注有誤。後來，CBETA 複製了《大》的這筆錯誤。

（五）由 CBETA 開始的錯誤

在以上論述中，已提到 CBETA 曾將《大》與《再》互校，因此糾正了《大》的一些錯誤。儘管如此，CBETA 本身亦有疏忽之時，除了未能校出《大》的全部錯誤之外，還添加了一些《大》所沒有的新錯誤，如以下三筆：

第一、〈四事品第三〉有一段長行，依《大》為：「常當樂信於佛法，誦經念空莫中止，精進除睡臥，三月莫得懈。……如是行者，今得三昧不久。」¹¹¹ 根據《大》的校勘注，這段長行在《宋》、《元》、《明》改以偈頌呈現，其最後一偈為「一切佛所歌歎，得三昧疾不久。」¹¹² 查閱《縮》對應的校勘注，一樣是「一切佛所歌歎，得三

¹¹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29b23- c19；《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6 上 29 中 17。

¹¹²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6（校勘注 7）。

味疾不久。」¹¹³ 然而，CBETA 提供的校勘注則是「一切佛所哥歎，得三味疾不久。」¹¹⁴ 可見 CBETA 將「歌」誤植為「哥」。這個錯誤乃 CBETA 所新增。

第二、〈四事品第三〉另有一段文，依《大》：「時佛歎曰：『如淨眼人夜半上向視星宿不可計，……自恣為諸弟子說。』」¹¹⁵ 這段長行，在《宋》、《元》、《明》以偈頌呈現，而其中的「時佛歎曰」改作「佛爾時頌偈曰」。這段經文在各種版本都沒有問題，唯獨 CBETA 的校勘注出現了錯字：

表 14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時佛歎曰 ¹¹⁶	—
《縮》	時佛歎曰 ¹¹⁷	「時佛歎」，同作「佛爾時頌偈」
《頻》	時佛歎曰 ¹¹⁸	—
《大》	⑱時佛歎曰 ¹¹⁹	⑱時佛歎曰=佛爾時頌偈曰⑳㉑
CBETA	〔18〕時佛歎曰 ¹²⁰	〔18〕時佛歎曰【大】，佛爾時頌偈曰【宋】【元】【明】【知】

113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玄九，頁 32 前 11。

114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6b1。

115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6 下 1-5。

116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0a11。

117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玄九，頁 30 後 8。

118 《頻伽藏》冊 8，頁 390.8。

119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6 下 1。

120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6c1。

據上述表格，各藏的對應經文都是「時佛歎曰」。從校勘注而言，《大》與《縮》同，而 CBETA 有植字錯誤，將「頌」誤植為「頌」。這個錯誤乃 CBETA 所獨有。

第三、〈譬喻品第四〉有一段經文，依《大》為：「時佛歎曰：『是三千國土，……聞信者其福倍多。』」¹²¹ 針對文中的「時佛歎曰」，CBETA 的校勘注出現了一個小錯誤，考各版的情況如下：

表 15

大藏經	對應經文	校勘注
《再》	時佛歎曰 ¹²²	—
《縮》	時佛歎曰 ¹²³	○「時佛歎曰」，同作「佛爾時頌偈言」
《頌》	時佛歎曰 ¹²⁴	—
《大》	⑰時佛歎曰 ¹²⁵	⑰時佛歎曰＝佛爾時頌偈言㊦㊧
CBETA	〔17〕時佛歎曰 ¹²⁶	〔17〕時佛歎曰【大】，佛爾時頌偈言【知】

依據《縮》的校勘注，「時佛歎曰」四字，在《宋》、《元》、《明》作「佛爾時頌偈言」。依據《大》的校勘注，《宋》、《元》、《明》、《知》四者俱作「佛爾時頌偈言」。然而，CBETA 的校勘注只寫《知》作「佛爾時頌偈言」，遺漏了《宋》、《元》、《明》三本。這個錯誤乃

¹²¹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7 中 24-26。

¹²²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K0067 v7, p. 931a13。

¹²³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縮刷藏》冊 9，頁 31 前 11-12。

¹²⁴ 《頌伽藏》冊 8，頁 391.11-12。

¹²⁵ 《大正藏》冊 13，第 408 號，頁 907 中 24。

¹²⁶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p. 907b24。

由 CBETA 新增，正確的寫法應該是：「時佛歎曰【大】，佛爾時頌偈言【宋】【元】【明】【知】。」

四、結論

漢文大藏經之發展過程，歷經寫本、刻本、印本、電子化四個時期。由於卷數龐大，因此不管是以哪一種形式出版的大藏經，都難免在編纂、抄寫、雕刻、校勘等過程中出現差錯，當今學界常用的《大正藏》與 CBETA 亦不例外。過去雖然已有一些研究探討兩者的錯誤，但似乎均未系統地追溯其形成原因。要做到這一點，有必要先掌握其底本關係。就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而言，《大正藏》與 CBETA 的底本脈絡如下：

《再》→《縮》→《頻》→《大》→CBETA

逐一將以上五個版本進行校勘之後，本文發現《大》與 CBETA 錯誤的源頭可以細分為五類：一、由《再》開始的錯誤；二、由《縮》開始的錯誤；三、由《頻》開始的錯誤；四、由《大》開始的錯誤；五、由 CBETA 開始的錯誤，彙整如下：

表 16

類	錯誤	量	《縮》		《頻》		《大》		CBETA	
			複	改	複	改	複	改	複	改
一	由《再》開始的	2	1	1	1	0	1	0	0	1
二	由《縮》開始的	2	/	/	2	0	2	0	0	2
三	由《頻》開始的	3	/	/	/	/	3	0	0	3
四	由《大》開始的	6	/	/	/	/	/	/	4	2
五	由 CBETA 開始的	3	/	/	/	/	/	/	/	/

由《再》開始的錯誤有兩筆，但《縮》改正了其中一筆，因此《頻》、《大》、CBETA 只複製了《再》的一筆錯誤。綜合言之，《大》的錯誤共計 12 筆。其中 6 筆錯誤承襲自《再》、《縮》或《頻》，可謂「一版傳一版，版版相承」。其餘 6 筆錯誤則由《大》本身的疏忽所致，最嚴重者莫過於將「却羅漢」誤植為「阿羅漢」，Harrison 與望月信亨據之翻譯而有誤。有鑒於此，筆者認為學者們在研究或翻譯《大正藏》任何一部佛典時，最好先將它與《再雕藏》、《縮刷藏》、《頻伽藏》的對應版本進行校勘，查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錯誤，並加以修正。儘管大部分錯誤只涉及一或兩個漢字的問題，不會影響整部經的中心思想，但從嚴謹的文獻學研究而言，應當能免則免。

其次，CBETA 雖說是《大》的電子化覆刻，但在《大》共計 12 筆的錯誤中，CBETA 改正了其中 8 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CBETA 在某個程度上對校過《再》，從中發現了《大》的許多錯誤。由此可見，CBETA 並非盲抄《大》，它注重底本之校勘，這一點值得肯定。儘管如此，其校勘工作並不徹底，未能把《大》的全部錯誤糾正過來，仍然保留了其中 4 筆。除此之外，CBETA 本身還新增了 3 筆前所未有的錯誤。換言之，CBETA 版《般舟三昧經》目前仍有 7 筆錯誤須要改正。同樣的問題，其實也存在於 CBETA 的其他佛典中，這是採用 CBETA 來進行佛學研究者不得忽視之處。若想建立更精良的版本，筆者認為 CBETA 團隊或相關學者有必要將現存電子化《大正藏》與《再雕藏》、《縮刷藏》、《頻伽藏》進行更全面的詳細校勘。如此才能查出其中含藏的各種錯誤，並一一修正。

上述五個版本的對校以及由此得出的結果，相信除了《般舟三昧經》之外，放在其他經論亦準。換言之，任何一

部佛典的研究或翻譯，若僅僅依據《大正藏》或 CBETA 來進行是不夠的。為了降低誤讀、誤翻的風險，甚至建立更可靠的版本，完整和系統性的校勘——別其異同、定其正誤，乃是不可省略的步驟。

引用文獻

一、經典文獻或古籍

-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CBETA 2023.Q3, T13, no. 416。
《佛說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7。
《般舟三昧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8。
《拔陂菩薩經》，CBETA 2023.Q3, T13, no. 419。
《佛說菩薩內戒經》，CBETA 2023.Q3, T24, no. 1487。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
〈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1，頁 153-656。
〈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2，頁 439 上－440 上。
〈緣山三大藏經緣起〉，《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2，頁 1 中 18－14。
《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簡稱《頻伽藏》），北京：九州圖書，1998 年。

二、研究文獻

-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思溪藏》冊 892-894，
《般舟三昧經》，（卷上）<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43585.0>；（卷中）<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42408.0>；（卷下）<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42409.0>，2023.9.22。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輸校組報告：〈《高麗大藏經》影印本問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新聞電子報》，2004 年 11 月號，<https://cbeta.org/data/news/200411/index.htm>，2023.10.11。
方廣錫：〈《大正新修大藏經》評述〉，《聞思——金陵刻經處 130 周年紀念專輯》，李家振主編，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 年，頁 230-253。

-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數位化時代的古籍整理〉，《國家圖書館館刊》，第2期，2015年，頁4-8。
- 水上文義：〈天海版一切經〉，《新編大藏經：成立と変遷》，京都仏教各宗学校連合会編，京都：法藏館，2020年，頁231-236。
- 水野弘元：《經典：その成立と展開》，東京：佼成出版社，1980年。
- 水野弘元等編：《仏典解題事典》，東京：春秋社，1977年。
- 白蓮社瑞宏編：《洛東獅谷法然院誌：附・忍激上人行状記》，京都：編者自印，1927年。掃描檔見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国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https://dl.ndl.go.jp/pid/1035940/1/18>，2023.8.3。
- 石上善應：〈大藏經的課題和文化史上的意義——以增上寺三大藏經為中心〉，《佛學研究》，第3期，1994年，頁1-5。
- 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呂澂：〈宋藏蜀版異本考〉，《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年，頁195-205。
- ：《佛典汎論》，臺北：老古出版社，1983年。
- ：《歷朝藏經略考》，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年。
- 赤尾栄慶：〈写本の時代〉，《新編大藏經：成立と変遷》，京都仏教各宗学校連合会編，京都：法藏館，2020年，頁53-65。
- 周伯戡：〈從傳統佛典到電子佛典〉，《佛教圖書館館訊》，第14期，1998年，頁14-24。
- ：〈評CBETA電子大正藏〉，《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7期，2002年，頁379-390。
- 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年，頁67-92。
-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国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

- 藏)：《縮刷藏》，《般舟三昧經》，<https://dl.ndl.go.jp/pid/1263312/1/30> 至 <https://dl.ndl.go.jp/pid/1263312/1/44>，2023.6.6。
-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嘉興藏》，《般舟三昧經》，https://dzkim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36_6/0032&?bxbk=036_6&pg=0032，2023.10.5。
- 松永知海：〈鐵眼版大藏經〉，《新編大藏經：成立と変遷》，京都仏教各宗学校連合会編，京都：法藏館，2020年，頁237-244。
- 林恒卉：〈《本事經》〈卷三〉之校勘——以初金再思磧新諸藏經版本暨可洪、慧琳音義等之考察〉，《正觀》，第95期，2020年，頁169-254。
- 柳富鉉：〈論《高麗再雕藏》中所見的《契丹藏》〉，《藏外佛教文獻》，第2編，總第11輯，方廣鋁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09-442。
- ：〈《高麗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獻季刊》，第4期，2002年，頁127-135。
- ：《漢文大藏經異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
- 宮崎展昌：《大藏經の歴史：成り立ちと伝承》，京都：方丈堂，2019年。
-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著，王春長譯：〈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趣旨〉，《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年，頁3-6。
- 張旭、馮國棟：〈宋代寫本藏經考略〉，《世界宗教文化》，第1期，2021年，頁170-175。
-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dictView.jsp?ID=15280&q=1>，2023.7.16。
- 望月信亨譯：《般舟三昧經》，《國譯一切經》，第25冊，東京：大東，1973年，頁259-318，改訂版。
- 淨土宗大本山増上寺所藏三大藏：http://jodoshuzensho.jp/zojoji_sandaizo/index.html，2024.5.26。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簡史〉，（上）<https://cbeta.org/node/4942>；

- (中) <https://cbeta.org/node/4943> ; (下) <https://cbeta.org/node/4944> , 2023.11.19。
- 梶浦晉：〈日本的漢文大藏經收藏及其特色——以刻本大藏經為中心〉，《藏外佛教文獻》，第2編，總第11輯，方廣錫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75-408。
- ：〈金屬活字版大藏經〉，《新編大藏經：成立と變遷》，京都仏教各宗学校連合会編，京都：法藏館，2020年，頁247-262。
- 野沢佳美：《印刷漢文大藏經の歴史：中国・高麗篇》，東京：立正大学品川図書館，2017年。
- 陳淑芬：〈《金剛經》標點研究：以《大正藏》與CBETA鳩摩羅什譯本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22期，2013年，頁33-88。
- 萬金川：〈《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論文集》，謝大寧編，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5年，頁93-144。
- 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年，頁49-66。
- 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 蔡耀明：《佛教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資訊》，臺北：法鼓文化，2006年。
-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高麗藏》，《般舟三昧經》，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IT_K0067，2023.5.8。
-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 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IT_K1402_T_001&imgId=038_0515_c，2023.8.3。
- 藤本幸夫：〈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について〉，《中國佛教石經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1996年，頁242-253。
- 蘇錦坤：〈《大正藏》頁底註的訛誤：以第一、二冊為主〉，

- 《正觀雜誌》，第 97 期，2021 年，頁 79-109。
-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81 年。
- ：《華雨集》，第 2 冊，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a 年。
- ：《華雨集》，第 3 冊，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b 年。
- 櫻部建：〈般舟三昧經管見：一卷本と三卷本との關連について〉，《橋本博士退官記念佛教研究論集》，大阪：清文堂出版社，1975 年，頁 173-180。
- CBETA：〈校勘版本略符〉，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doc/zh/02-07_abbr_ver.php，2023.7.16。
- CBETA：〈電子佛典資料庫之底本〉，<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doc/zh/01-content.php>，2023.11.13。
- CBETA 線上閱讀：<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2023.11.13。
- SAT 大正新脩大藏經 (Saṃgaṇīkīkṛtaṃ Taiśotripīṭakaṃ)：<https://21dzk.l.u-tokyo.ac.jp/SAT/index.html>，2023.11.13。
- Harrison, Paul M.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Tokyo: Reiyukai Library, 1978.
- . *The Samādhi of Direct Encounter with the Buddhas of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with Several Appendice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xt*.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0.
- , trans. *The Pratyutpanna Samādhi Sūtra*. Berkeley: Numata Center, 1998.
- Harrison, Paul M. et al. “Fragments of a Gāndhārī Manuscript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no. 4, 2018, pp. 117-143.
- Hung, Hung-lung. “On the collation of Taishō Tripiṭaka: A case on Foshuo Da Anban Shouyi Jing T602.”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59, no. 3, 2011, pp. 193-197.
- Thomas, Frederick W., ed. “Bhadrapāla Sūtra.”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 1, ed.
Rudolf A. F. Hoern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pp. 88-
93, reprinted: 2019.

An Examination of the Errors and Its Causes in the *Taishō* Canon and CBETA: Taking the *Pratyutpanna Samādhi Sūtra* Translated by Lokakṣema as an Example

Juexin Shi

Postdoc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bstract

Both the *Taishō* edi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and *CBETA* are commonly us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Tripitaka researchers. However, they contain quite a few errors. Although most of the errors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 central idea of a sūtra, some errors may cause scholars to misread or mistranslate certain verses.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 errors found in the *Taishō* and *CBETA*, they have not systematically traced their causes. This paper takes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Pratyutpanna Samādhi Sūtra* (T418) as an example, and collates the versions seen in the *Taishō* and *CBETA* with the editions they are based on, including the *Koryō*, *Tokyo*, and *Pin Jia Zang* editions. Having tried to find out all the errors contained therein, I traced their original cau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rrors contained in these ed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errors starting from the *Koryō* edition, errors starting from the *Tokyo* edition, errors starting from the *Pin Jia Zang*, errors starting from the *Taishō*, and the errors starting from *CBETA*. It can be seen that some errors are caused by the *Taishō* and *CBETA* themselves, but there a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errors copied from previous editions. Such a result is also applicable to other sūtra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errors and their causes in the *Taishō* and *CBETA*, so as to reduce the chances of misreading and mistranslation, and even to create a more reliable version of a sūtra.

Keywords

Taishō, CBETA, version, Lokakṣema, Pratyutpanna Samādhi Sūtra